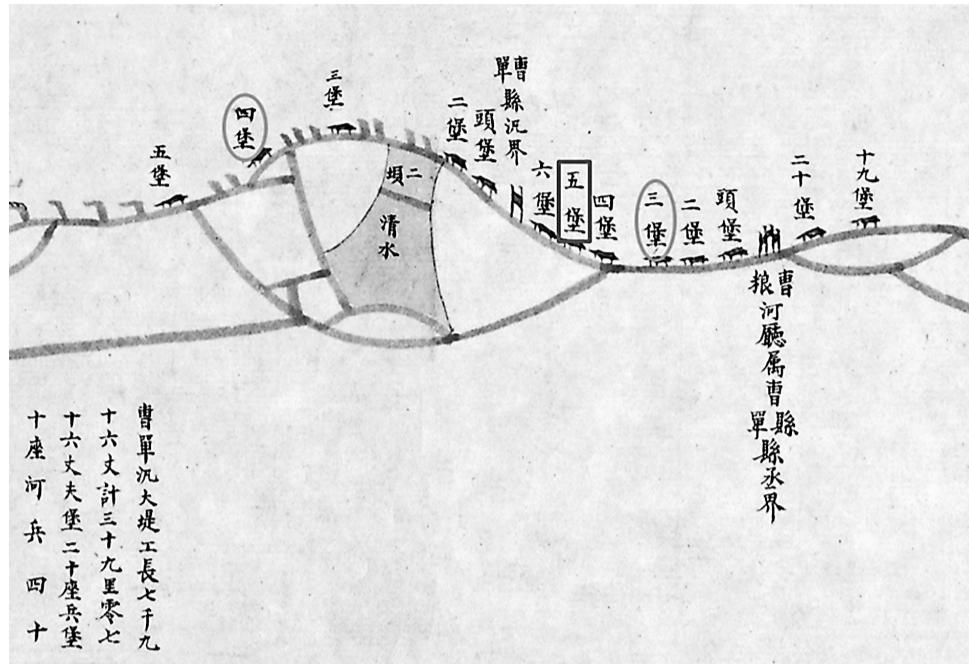


# 刘墉堵龙门与单县大沙河的由来

关延平 高元杰



大沙河(又名东沟河)是贯穿单县县城的最大河流,其源头浮龙湖是菏泽市最大的平原水库,二者都被选入国家级水利风景区,让单县成为菏泽市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县区。大沙河和浮龙湖的由来与黄河决口密切相关,在民间就有“刘墉抛龙头拐杖合龙”的传说。这背后隐含了怎样的历史故事?这些历史故事又给单县留下了怎样的地名记忆?

## 大沙河形成的真实年份

对于大沙河的由来,民国《单县志》记载:“大沙河,清乾隆五十一年曹工河决,塞后所遗。”意思是说,大沙河是乾隆五十一年(1786)黄河在曹县决口造成的,这一说法被后世接受,广为流传。但当我们回溯清代水利文献与正史记载时,却发现该说法面临严峻挑战——遍查《清实录》《河渠志》《行水金鉴》等权威典籍,均未找到乾隆五十一年黄河在单县、曹县交界区域决口的任何记录。

在乾隆五十一年前后二十年内,涉及曹、单地区的黄河决口只有两次:一是乾隆四十六年(1781)仪封县青龙岗之决;二是嘉庆二年(1797)曹县曹下汛二十五堡之决。仪封青龙岗之决只是洪水漫流曹、单、丰、沛入昭阳等湖,到单县时冲激力已经削弱,而且其走势也与大沙河不同,

可以排除其与大沙河形成的关系。曹下汛二十五堡(后改称粮河厅五堡,今属单县)决口,正在曹、单交界处。《续行水金鉴》记载,堵口工程起点二十三堡(后改为粮河厅三堡)堤北有峨眉殿,正在今浮岗镇西南;决口后,自浮岗镇以下河道淤塞,也说明决口地点在浮岗镇西南,与民国《单县志》“大沙河”自曹工之龙门口起,龙门口在单之西境堤头村西里许”相合。综上所述,大沙河的形成始于嘉庆二年的黄河决口,而不是乾隆五十一年。

## 曹工堵口始末

乾隆末年以降,黄河决溢次数不断增多。嘉庆元年(1796)六月河决丰润六堡,二年七月河决砀山杨家坝,都导致丰、砀河道淤积高仰,河水下流不畅,压力往上游积压。就在砀山杨家坝决口堵筑期间,两江总督苏凌阿、南河总督兰第锡“忽见大河来水平缓,甚惊疑”,连忙派人往上游查看,发现“山东曹汛二十五堡已漫溢过水三十余丈”,黄水从北岸倾泻而下直冲单县,才导致砀山黄水骤减。据山东兖沂曹道孙星衍(清代著名经学家)奏称,二十五堡决口的准确时间是七月二十四日。

由于曹汛决口在北岸,会威胁到运道的安全,嘉庆皇帝非常重视堵口工作,急令山东布政

使司马鞠(不久升任东河总督)、江苏巡抚康基田(原山东布政使,不久改任东河、南河总督)驰赴曹县,协同山东巡抚伊江阿堵筑决口。下游的砀汛决口因为曹汛的分流,很快就在八月初三合龙成功。东河总督李奉翰(不久升任两江总督)也随即率领河营驰赴曹县帮工,苏凌阿、兰第锡则抓紧时间疏浚曹汛二十五堡到江南石林之间淤塞的旧河道,以保证曹工堵口之后黄水能够归旧道。

八月初五,决口门扩大到九十余丈(约300米)。李奉翰、伊江阿、康基田等开始修筑大坝、二坝、挑水坝,开挖将黄水引入旧道的引河。他们预计十一月初坝工合龙,但到了十一月底仍没有上奏进展,这引起了皇帝的忧虑,下旨切责。李奉翰等回奏称口门还有二十九丈(约96米),担心冰凌推挤,水流不畅,反攻坝身,请求暂缓开引河。十二月底,伊江阿、康基田奏称口门合龙后,很快就被冲毁了。

嘉庆三年(1798)正月二十八,西坝后段陡然坍塌十一丈(约36米),大水倾泻而下,冲出深达九丈多(约30米)的“跌塘”。嘉庆皇帝闻讯震怒,责令坝工坍塌后的一切费用由李奉翰等四人赔补。李奉翰等人再次承诺,将在3个月内完成堵口工程。但到了三月中下旬,黄河水势又涨,将口门淘刷到十一丈(约36-40米)深,随筑随塌,无法施工。李奉翰等只能在大坝和二坝之间,另寻地方重新筑坝。他们强调去年积累的埽料已经用完,只能等到今年七月以后“水势渐落,新料登场”之时再行堵筑。嘉庆皇帝对李奉翰等人的拖延非常不满,但也没有办法,只能将他们的顶戴花翎革去,令其戴罪立功。

## 刘墉参与治河

为了确认李奉翰等人的新计划是否合理,嘉庆皇帝不顾大学士刘墉年老体衰,急派这位79岁的老臣协同兵部尚书庆桂前往工地查勘。刘墉等人四月出发,五月抵达工地,勘察漫工后,上《查勘曹汛漫工情形折》,认为口门已经跌成深塘,无法施工,支持李奉翰等人秋后再行堵筑的主张。刘墉还表示,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将下游旧道拓宽挖深,以便将来合龙时,大溜能够流畅无阻地归入旧河。随后,他们便去下游查勘了。五月十一日,刘墉等人汇报了查勘结果:“今据勘明下游一带,间有淤沙一尺至六七尺者,可见前此办理未善”,要求两江总督等地方官员应在秋汛之后、曹工开放引河之前,将下游一律挑深到二丈之数。嘉庆皇帝收报后表示支持,下旨切责地方官员认真对待。此后,刘墉就完成勘察河工

任务,返京复命了。

到了秋后,李奉翰等人正在发愁如何兴工,没想到八月底,黄河上游睢州上汛南岸突然决口,漫溢十余丈,到九月初一已经扩大到一百五十丈宽,十分之八的河水旁溢而出,只有十分之二的河水仍在旧河。对于这次重大决口,嘉庆皇帝不但没有震怒和忧虑,反而颇感庆幸。他在上谕中说:“今北岸曹工未堵,而睢州南岸漫溢夺流,未必非天神佑助,转为不幸中之幸。”为此,他甚至专门派发了四十支大藏香,让大臣去感谢河神:“特发去大藏香四十支,著交倭什布二十支,于睢州一带河神庙敬谨祀谢,其余二十支著交伊江阿,于曹汛一带河神庙敬谨祀谢。”为什么睢州大决口,皇帝却如此高兴呢?因为他认为睢州决口后下游就会断流,曹工就很容易堵住了,所以是大好事。至于黄河洪水泛滥商丘、亳州、宿州等地,反正能够汇流到洪泽湖中,不会威胁运河漕运,就没必要那么焦急了。事情的发展确实像皇帝期待的那样,曹、单黄河干涸,“遂堵头、二坝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竣工”。

## 堵口工程与地名记忆

一般的堵口工程主要由大坝、二坝、挑水坝和引河组成。曹工堵口由于大坝口门刷深无法施工,在大坝和二坝之间又新筑了一坝(新二坝),原来的二坝则变成了三坝。这些堵口工程深刻地改变了区域水文地形,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记忆。

大沙河便是黄河在嘉庆二年七月的决口冲击而成,也是黄河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行洪干道。嘉庆三年正月以后,口门复塌冲成的30-40米深的深塘,从大坝之后穿越二坝,一直延伸到口门王楼和堤头村,形成的深潭一部分成为今天的月亮湾水库,至今依然可以看到。嘉庆三年,经刘墉考证的二坝,西起土楼与原溇水堤相接,绵延东南绕过张集村偏向东北,在石小洼东侧与溇水堤相连,成为后来的临水堤。今张集村西的龙门口,就是民间传说中“刘墉抛龙头拐杖合龙”故事的发生地。今天浮龙湖水库则是当年临水堤(二坝)、溇堤(水库北岸)和格堤(水库东、西两岸)围成的集水地。只是堵塞溇口所筑的大坝(头坝),因为典籍语焉不详,具体位置不好判定。典籍记载漫工堵合后,因为大坝挺入河心占据河道大半,有碍行洪被弃。现在单县浮龙湖故道边有大坝林庄村,河南省《虞城县志》(民国版)记载,因嘉庆年间筑坝而得名,或许是头坝的终点所在。

(作者单位:聊城大学黄河学研究院)

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鲁西南乡野,每逢春节、中秋等重要节日,常能看到走亲访友的家庭:男人骑着大梁自行车,返家时带着满身酒气,在乡间土路上歪歪扭扭地行进。看到这样的人,认识的便会说:“看,喝酒喝得跟‘拧二’样。”即便现在,每当在夏天的城市地摊上,看到有人喝多了大呼小叫、扶着电线杆呕吐,走路晕乎乎、摇摇晃晃,旁人也常评价一句:“喝得跟‘拧二’样。”

“拧二”这一方言词汇看似费解,实则是千年语音讹变的产物。

鲁西南方言“拧二”中的“二”,需舌抵上齿才能发出这个特殊音节,用汉语拼音无法拼出。有人说,“拧二”是一个嗜酒者的人名。这说对了一半,这个略带戏谑的方言饱含文化积淀,其本字应为“伶二”,起源于魏晋名士——刘伶。

刘伶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以嗜酒闻名千古,他的家乡在沛国,即今安徽省淮北市,与鲁西南地区交界。据《晋书》记载,刘伶身材矮小,容貌丑陋,沉默寡言,不随便与人交游,唯与阮籍、嵇康交好。

他爱喝酒,常乘坐鹿车,带一壶酒,让人扛着锹跟着说:“我喝酒喝死了就顺便把我埋了。”有一次犯了酒瘾,向妻子要酒喝。妻子劝他:“你喝酒太过了,这不是养生之道,必须戒酒。”刘伶答应,并说:“好!我当着鬼神发个戒酒的誓言,你可以准备酒肉当贡品。”妻子备好酒肉,刘伶祈祷说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妇儿之言,慎不可听。”大意是:我刘伶喝酒出名,一喝就是一斛,喝五斗才能过瘾,妇女的话可不能听。说完把妻子准备的酒肉都吃了,又喝得酩酊大醉。遇到这样的丈夫,他老婆大约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:“管不了。”

刘伶嗜酒如命,听说哪里有好酒,便会赶去品尝。传说,杜康曾在鲁西南的金乡县造酒,刘伶听闻后驾车前往,痛饮数坛美酒后醉倒不起。当地人误以为他醉死,便将其葬于当地。三年后,其家人寻来,挖土开棺,刘伶竟苏醒过来,一阵呕吐后连夸:“好酒、好酒!”他吐酒的地方常年湿润不干,成为一大奇观。由此,留下了刘伶醉酒鲁西南的传说。喝酒喝到这个程度,刘伶大约也是历史上以酒晕人史的第一人,这也让他成为鲁西南嗜酒者心目中的“酒中圣人”,嗜酒者皆以其为标杆。随着传说在鲁西南流传,当地人将那些酒量惊人、嗜酒如命者称为“刘伶第二”。方言中称谓常简捷,“刘伶第二”逐渐缩为“伶二”。选择“伶二”而非“刘二”,正是为了避免“刘二”这类常见称谓的指向模糊,精准锁定刘伶这一历史人物。鲁西南方言属于中原官话,保留古汉语浊音痕迹,语音演变中存在“l”“n”混淆现象,加之民间口头相传缺乏文字规范,“伶二”的读音逐渐发生讹变。“伶”(líng)与“拧”(níng)在方言中发音相近,历经千年流传,“伶二”最终演变为如今通行的“拧二”,但其指代嗜酒者的核心含义始终未变。

从“刘伶第二”到“伶二”,再到“拧二”,这一方言词汇的演变,既是鲁西南语音流变的缩影,也是地域文化传承的见证。如今,当鲁西南人用“拧二”调侃好酒者时,看似通俗的表述背后,仍暗藏着对刘伶洒脱风骨的遥远致敬,以及对那段酒香漫润的历史记忆的集体传承。

方言是活着的化石,“拧二”一词恰似一把钥匙,解锁了鲁西南与魏晋名士的文化联结。在语音流转与传说演绎中,这个词汇既保留了历史的温度,又融入了乡土的烟火气,成为地域文化基因中鲜活的一笔。

#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拧二」

骐骥驰骋势不可挡

马年吉祥

马到成功

王永成刻

# 琴台弦断音尘远 十咏清辞韵悠长

单县,古称单父。城南旧有高台,名曰琴台,亦唤半月台。相传为春秋时期,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父宰时“鸣琴而治”之遗址,历来是单县重要的人文胜迹。

唐天宝年间,李白、杜甫、高适联袂陶沔登临此台,把酒赋诗,留下《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》等名篇,被后世誉为“琴台四君子”,传为佳话。至清康熙三十七年(公元1698年),琴台周边建屋舍,设立“琴台书院”,并内置考棚以选拔人才,文风由此更盛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琴台被先人推崇为汇聚“灵秀”之地,成为文人墨客登临怀古、吟咏唱和的“仙风圣迹”。

据《单县志》记载,琴台旧有“十咏”刻石一方,原存于鸣琴书院,现珍藏于单县博物馆。此石碑长188厘米、宽44厘米、厚13厘米,由鸣琴书院夫子于振翀于乾隆六年(公元1741年)编撰并书写诗文,后由东明县巧匠崔瑞臣镌刻而成。其行草书法圆润秀丽,七律诗意清新隽永,诗字相映,堪称人文瑰宝。

琴台“十咏”即诗文刻石主题为《台规半月》《虬柏擎云》《天台朝旭》《西堂夕照》《涑水渔船》《万井炊烟》《仙桥夹镜》《曲巷观荷》《断碣仙吟》《沙岸晨钟》。

《台规半月》:高台象月偃城边,中设幢幡礼二贤。琴入松风遗响在,星随云阵夜光悬,坛虚不受薜荔草,浦静唯黏池底天。筑土当年深有意,半规留待后人圆。

《虬柏擎云》:霜柯独伴石台孤,千立千年叶不枯。黛惹寒烟晴作雨,彤明月夜衍珠。根盘节错经秦汉,地老天荒守宓巫。在昔后凋承大训,夭桃宁敢效规模。

《天台朝旭》:晨光一缕曳层台,旋听天鸡唱九垓。水面乍惊红浪沸,山凹遥射紫霞开。耕夫来耜随阳动,士子书声待曙催。试上玉皇高阁望,瞰轮推

出海潮来。

随着时光更替和城邑变迁,琴台早已消磨殆尽,而“十咏”刻石得以保存,启清辞雅韵永恒“镌刻”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①新建琴台  
②琴台遗址上的湖西公园  
③“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与陶沔同登琴台把酒赋怀”情景雕塑

回到历史深处